

海南作家丛书
女青

我的年代

郭潜力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我的年代

郭潜力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2·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年代/郭潜力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2. 10
(海南作家丛书)

ISBN 7-5442-2299-3

I. 我... II. 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450 号

WO DE NIANDAI

我的年代

- | | |
|------|-------------------------------------|
| 作 者 | 郭潜力 |
| 责任编辑 | 廖思拍 |
| 责任校对 | 唐蔚珠 |
| 封面设计 | 绿袖子工作室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
| 社 址 |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7.875 |
| 字 数 | 180 千 |
| 版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442-2299-3/1 · 479 |
| 定 价 | 15.00 元 |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作者简介 】

郭潜力 1962年11月生于湖南，祖籍江西，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协理事，文学创作二级。当过国有企业行政干事、学校助理讲师、团委书记、联营酒店常务副总经理，国家二类旅游企业总经理、法人代表等职。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海口干杯》（百花文艺出版1995.11版）、《城市狩猎》（作家出版社1999.10版）等。曾入选海南省（1988—1999）文学探索者三十强。《城市狩猎》获1999—2000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自序

◇郭潜力

1

1

韩少功先生有过一句戏言,说过去写书,常有一些诸如“迎面走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的描述,倏忽间,自己也要跨入五十的门槛……呵呵、呵呵呵的笑声,不知是感叹过去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正走在大路上,还是自己“不惑”将至感同身受,并没觉出太老的得意与激情?抑或仅仅是为当初过于撇清的判断与结论而搪塞?总之,他的话给我带来了沉甸甸的压力。生命无常,浮云一世,我们当然无需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三盛事而探头探脑苦心积虑穷尽一生,可也不能沉湎于唧唧敲门,以为二奶三奶驾到的鼠目寸光蝇营狗苟的日子吧。

2

当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对电视机里世界各个角落的欢呼雀跃感到漠然(我甚至以为这种聚众疯癫的行为,不是揭伤疤就是对未来没信心,无头苍蝇似的上蹿下跳中掩盖或发泄的是一种慌乱、复杂、打不开慧眼的焦虑。毫无疑问,是弱者在用自弹自唱的挽歌,为强者吹奏着时代的号角)。逝去的昨天与即将到来的明天能有多大的区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已然见得太多太多,何须再用一个新百年新千年。时间只是一种刻度,一个标签,一个便于表述的概念,就像月末年尾同事们爱开的一句玩笑:“下月见”、“明年见”,现在无非又多了一个噱头——“下世纪见”。跟要“千年等一回”似的,真是庸人自扰平添烦恼。可当我提笔再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上世纪”的昨天的确与我已密不可分,紧箍咒一般形影相随,横竖都绕不过了。于是,这时候我才真正有了比世纪钟声更为撩拨心绪的存在。

3

写完《海口干杯》和《城市狩猎》两部长篇之后,我一度陷入了挥之不去的苦恼之中。我发现,在叙写今天的同时,越来越难以绕开昨天,一条脉息“勾老病”似的牵扯着思维与意识,社会、历史、价值、人性等等,等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停下来,作一次深情的回眸,踏着蛛丝马迹寻找自己今日局限的根源所在。君特·格拉斯说文学的功能在于记忆。过去的故事仍然是现实的一部分。帕尔·维斯特伯说——作为作家

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湮没的历史……

4

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话题饶有趣味,文坛曾为此沸沸扬扬。他们在动乱的年代里混沌初开懵懵懂懂,来不及系统吸收就进入了眼花缭乱的新时代。他们既没有大哥哥大姐姐那样的沧桑与沉重,也不能像新新人类那样无牵无挂大喋“对,酱子(这样子)”的完全自我,懵懵懂懂的年代带给他们的是懵懵懂懂的印记,使他们在人生路上始终梦魇桎梏,一惊一乍,总有一种难以尽兴的别扭,即通常所说的“尴尬”。《朵朵木》、《逃》、《豹子湾》就是这样一组回眸与寻找的小说,把三篇同类题材集结起来取名为“我的年代”,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它还远不足以说明什么,更无消解或重构的意义。

5

本书收录了几位批评家的言论,他们大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同路人”。洪治纲是批评界里近年来的骁将,是一个抱定要“永远的质疑”的人,“他以密切关注当前创作现实为特色,注重于对文学创作方法、文学思潮演变和文学发展轨迹的跟踪研究和思考”,并且“能够勇敢而锐利地坦陈自己的一家之言”(冯牧文学奖颁奖辞)。伍立杨有“新锐”、“新文人”之美誉,长期在大报当记者,见识深厚,著作甚丰,具有沉郁的古文功底,颇得民族文化的精髓,尤其文笔老辣得使未曾谋面

之人都以为他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学究。李洁非是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批评派的中坚人物,首提“反崇高”、“伪现代派”的命题,九十年代起又在审视“城市文学”中独树一帜,成绩斐然。这里所选他《残酷,然而游戏》一文,是从对《海口干杯》到《城市狩猎》的诸多批评中特意撷取的,它恰好印证了我长篇创作踏步停顿后的反思,并由此催生出三个同类中篇的过程。可谓影响至深。出道甚早的晓剑兄和阿廖兄例外。晓剑作为知名的知青作家,如今著作等身才思不绝。他的视角独特而尖锐,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阿廖兄既写小说,也写评论,对文坛上的风云际会可说见解独到,他对文坛种种现象的概括与综述,也颇有建树。有这样一些挚友学长的金玉良言,我显然受益匪浅。特表感谢。也在此一并感谢海南省作家协会、南海出版公司使小说得以集结出版。

2002年9月 于海口



目 录

1/ 自序

1/ 朵朵木

70/ 逃

124/ 豹子湾

225/ 成长的仪式

——代郭潜力中篇小说集《我的年代》跋 洪治纲

附录

229/ 求自由的悲情哲学

——论郭潜力的中篇小说《逃》 伍立杨

232/ 愉悦记忆中的苦涩

——谈郭潜力中篇小说《豹子湾》 晓 剑

236/ 为了小说更纯粹

——郭潜力中篇小说集《我的年代》读后 阿 廖

241/ 残酷, 然而游戏

——对郭潜力长篇小说《海口干杯》

《城市狩猎》的思考 李洁非

朵朵木

〔一〕

1

朵朵木姓朵,这看上去有些怪诞,好在中国百家姓里确有此说,才不至闹出类似东洋人“龟田小队长”式的误会来,但朵姓后面那个多出来的谐音字,和天干地支搭配的“木”,又实实在在构成了南方一座城市里的一句颇含贬义的方言俚语,通常是指比较笨的意思。当然,还远不是那种真笨蛋和真傻瓜。

朵朵木本名叫朵油,排行老三,兄弟姐妹依次为柴、米、油、盐,只有最小的妹妹跑了题,叫朵红。朵朵木火候没到就半生不熟掉进了人间,先在保温箱里过了一下,后来就去了垃圾桶,再后来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因而他一直生得磕磕绊绊身单力薄,风一大就有跟着比谁跑得快的危险。这很让他的父母揪心,如果刮的是西北风,朵朵木放学回来就会比往常多花一倍的时间,如果是东南风,似乎下课铃还没响完他就已经到家了。好在朵朵木兄弟姐妹众多,命也就不显得精贵,多他

不多不少他不少，父母盼的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问题是朵朵木不光弱不禁风，学习也不好，不见他上房揭瓦调皮捣蛋，叫班主任或学生家长堵上门来兴师问罪，也没见他认认真真看书做作业，就喜欢一个人蜷着发呆，像个上了年纪的小老头，叫上三遍吃饭也反应不过来。遇上做饭炒菜少了佐料，他倒是一个随时可供差遣的“通讯员”，可偏偏他脑子里装的又全是糨糊，钱握在手里，在棚户区的草街陋巷里练什么“超手投篮”，钱什么时候被投出去了也不知道，直到菜烧糊了才见他空手而归。对一家人望眼欲穿的等待他视而不见，径直回到自己的窝棚里又去顾自发呆了。父母看他屡屡漫不经心的眼神和孤僻的模样，只能叹口气，摇头叫他朵朵木了。如果朵朵木只是埋头看书才昏头颠脑丢三落四，那他们是很乐意叫他一声书呆子的，哪怕成了“四眼鸡”近视眼，也比叫“朵朵木”强百倍千倍呵。可惜他就是个朵朵木。

朵朵木朗朗上口，当事人也不吭不哈似半推半就，先是家里人叫，后来左邻右舍也朵朵木朵朵木地叫，传进校园同学老师也喊得爽口，时间久了朵朵木里原有的意思逐渐淡去，成了任何人任何一个名字的泛指，谁也不再奇怪。朵朵木一直以来就讨厌自己的名字，尤其讨厌刨根问底探求含义的追问，因为这要费去他不少的口舌将柴米油盐都连带说上一遍才能使人明白，而人家一旦明白却有了与柴米油盐相反的看法：寡淡无味，狗屁不通。所以，有了“朵朵木”后他倒也觉得简单了，无需再废话连连，咬文嚼字，而且语调昂扬节奏明快，颇为悦耳。他默认了这一称谓，谁叫都有反应，尤其在心情不错时还会眯上眼睛，像听一首童谣一样，无限欣赏地陶醉在那三个字组合的音阶里。只有在遇上吵嘴打架对方再叫他“朵朵木”时，他才会醍醐灌顶重拾起其中三味。这种时候他就把朵朵

木三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了，回击的语气相当严厉：戳你娘卖x！一场恶斗便由此而生。

初中开学第一天，朵朵木父母愁眉苦脸地把一大把分分角角的零毫子递到他手上，让他去学校报到交学杂费。在他们看来朵朵木虽然有了个“小学文化程度”，那也刚够上卖菜不上当结账不吃亏的本钱，如果不把“初中文化程度”混下来，像模像样地念完一张报纸，就只能去步他哥哥姐姐的后尘，早早辍学去打临时工了。好像他们朵家生来就有做临时工的理想，一个比一个猴急。对朵朵木，父母只能逼着他把书读下去了，因为与哥哥姐姐相比，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恐怕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何况他们也从没死心指望朵家能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改改这祖祖辈辈窝在棚户区内杂乱拥挤的沧桑岁月，住上钢筋水泥的楼房。为父这种殷殷之情时常被朵朵木那面无表情的麻木弄得心烦意乱，这回见他又随意把钱团在了手上，便拍苍蝇似的一掌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以期将他唤醒过来。朵朵木脚底踉跄，像忽悠在瞬间起动的公交车上，撅着屁股顺势冲出去了好几步，抵住了饭桌后才回过头来十分不解地巴望着父亲。父亲重重叹了口气。母亲过来帮他把钱塞进了荷包深处，还十分谨慎地合上了上面的搭盖，并用劲摁了摁。直到朵朵木瘦小的身躯快趔出巷子口时，父亲还手搭凉棚翘首遥望。“不要发神经啊！”他高声叮嘱了一句，很担心朵朵木一不留神又把钱给扔到爪哇国里去。

朵朵木死死捂着口袋，又迎着铺天盖地的风沙，走着狐步艰难地跨进了小学自然升进初中的学校。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同学还是那些同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朵朵木”“朵朵木”还是那样语焉不详地乱叫，这使他觉得一点新人新气象也没有。

排队交学杂费时，女同学孟革革拿着一张十元大钞目中无人地插到了朵朵木的前面，他很自然地退让了一步，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只是孟革革身后的军用挎包上探出的一截亮闪闪的钢笔头磁铁一样吸引了他，脚步不由自主就靠了过去。那是孟革革在小学时就经常炫耀的她父亲见到领袖时得到的一支特制的金笔。朵朵木不假思索地把手一伸，金笔就到了自己手上。正当他兴奋得喉头发紧不停打嗝时，体育老师冲了过来，二话不说就把他推出了队伍抵进了墙角，浑身上下狠狠捏了一遍。朵朵木小脸通红，一只手在身后藏着掖着，一只手举着与头顶平行地耷拉着，身体扭得像屁眼里有了蛔虫。猩猩般的模样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个个嘴角都笑开了花。朵朵木刚一分神，体育老师又突然把他头朝下摁进了裤裆里，两只脚腕一阵揪心的疼痛就猝不及防地被倒提着戳了起来。在他口水快要抑制不住地倒出来时，体育老师这才松开了双手，一边摇头，一边打扫完卫生似的把手掌拍得噼啪作响。头一扭，目光又在队伍里梭巡，猛一定，目标又对准了下一个。

这突如其来的“选拔”对朵朵木刺激很大，倒不是他做贼心虚害怕东窗事发，也不是体育老师的蛮横无礼和架势凶残，而是他被倒提时的那种血往上涌，眼眶发胀，看什么都跟饿狼似的感觉，有种生存活剥的新奇。尽管那时他因手里死死握着罪证而用不上力气，别扭得仅靠一颗秃噜头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可平时那正经八百的一切全都反过来之后的可疑使他无暇旁顾。体育老师肮脏的回力球鞋里散发着阵阵令人作呕的气味，那条标志他身份的绒球裤，因几十年如一日舍不得换下而走了原型，膝头和前裆像三堆高高隆起的山岗，将两腿之间抽扯得足足可以塞过一只篮球。从罗圈出来的空间望去，另一个正在倒影中吸引他目光的是讲台底下两条晃来晃去的

白腿,和白腿尽头一角黑乎乎的——“古老肉”(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比喻,便第一时间想起了自己爱吃的一道菜名)。那是正在聚精会神收学杂费的女班主任老师的腿。课桌挡住了她一贯道貌岸然的上半身,这下半截的意外裸露就格外具有诱惑力了。朵朵木的口水就是在这个时候涌出来的,那一角黑乎乎的东西牵动了她全部的神经,使他瞬间忘却了偷窃金笔的事情。

孟革革发现金笔丢失之后的发疯状态和不依不饶的劲头,令朵朵木知道了什么是闯祸。校长、班主任、保卫科的人齐齐来到了教室。那神情显示,事情相当严重。朵朵木不敢怠慢,把金笔又偷偷放回了孟革革的课桌里。没想到这换来了孟革革双手叉腰更加痛打落水狗地破口大骂。全班同学牢记谁应声谁承认的不成文法则,都装着若无其事地开小差。孟革革骂了一圈没遇见对手,越发气急败坏,两只凤眼定定地在她怀疑的人身上扫射,扫得所有人都心里发毛体无完肤。当她终于瞄上坐在她后面的朵朵木时,嘴里那“齜齜、不要脸”的余音仍在他耳畔蚊子俯冲般地嚣叫。朵朵木被盯得没了眼神,东躲西藏很是失态。孟革革眯起凤眼,似心照不宣地问:“你躲什么?”朵朵木赶紧直了眼睛,孟革革阴阳怪气地说你就坐在后面怎么可能没看见谁放的呢?朵朵木进退失据,瞳孔又散了光。孟革革哼了一声,凤眼一竖猛然抬高了调门:该不会是你朵朵木放的吧!教室里顿时安静得可以听见一根钢针落地,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朵朵木。朵朵木浑身发紧越发不自然了。孟革革终于像逮住了什么似的斥责起来:原以为你只是个“朵朵木”,想不到还是个三只手的小偷啊!教室里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朵朵木恼羞成怒地跳了起来,冷不防扇了孟革革一巴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掌同样起到

了蛊惑人心的效果，赢得了满堂摔桌子打板凳的欢呼。

一贯有小公主小千金之称的孟革革，自然无法承受这一打击，她只瞪大眼睛愣了一秒钟就扑了过来，随着一声尖叫“打倒朵朵木”，朵朵木脸上就留下了三道带血的指甲印，从太阳穴直抠到下巴颏。政治老师拿着讲义进来时，班长还没喊出起立，孟革革就抢先宣布了“没完”，然后就扑在课桌上呜呜哭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嘟哝：“你敢打我，你敢打我，我爸都没打过我。”课没法上了，班主任搬来了学校的吉普车，亲自把她送回家去了，留下朵朵木在“批林批孔”的讲座中罚站了整整一节课，成了活生生的道具。这种形象教学方式令所有同学都兴趣盎然精力集中，更令政治老师兴奋，离了讲义恣肆汪洋侃侃而谈，以至于下课铃响过很长时间仍显得言犹未尽，禁不住拍打着手上的粉笔灰说：这节课效果很好！很好之后朵朵木又被气汹汹赶回来的班主任召进了办公室，没想到里面竟还坐了一男一女两个公安，朵朵木刚一照面小腿就失了控，哆哆嗦嗦筛起糠来。班主任使劲板正他的身子，厉声道：站好，站都没个站相！男公安唬着脸先交待了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然后便拉开架势开始了讯问。女公安摊开专用稿纸，虽然很年轻也很威仪地刷刷做起了笔录，朵朵木两只小腿晃到最后编成了大麻花，双手捂在裆前脸都憋变形了，几次要往厕所跑都被呵斥住了。眼看要无法招架，他放弃抵抗地大哭了起来，尿水也随之涌出，脚底滴滴答答很快就汇集了一汪黄汤。

这一招竟把两个公安给镇住了，一时手足无措地呆在那里。围观的老师中有人看不过去，说金笔又没丢，至于嘛。女公安掏出手帕来抖了抖，朵朵木以为是要给他擦眼泪，脚步向前挪动了一下，女公安的手帕却捂在了自家的鼻子上。朵朵

木脖子一扬哭声又开始了嘹亮,还伴以剧烈的卡卡声和打摆子似的抽搐。男公安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便伸出手来查看了一下朵朵木脸上那三道破了相的血口子,然后在他肩头上暧昧地拍了拍,头一甩,女公安就起身收拾了一下,随他去了。

他们一走朵朵木的哭声就小了下来,可两条腿却比原来叉得更开了,尿液已洇湿了整条裤子,他感到十分难受,嘴里不由冒出了一句:娘卖×。班主任立刻在他肩膀上狠拍了一掌,“还敢骂人!”接着又使劲一扯,把他揪到了一边:“当众小便!你不感到难为情吗?”朵朵木顺着她的手指往地上看了看,随即就龇牙咧嘴十分夸张地揉起自己被掐痛的臂膀来。班主任气呼呼地拿来拖把,在地上胡乱抹了几下。窗户上贴满了小脸蛋和大板牙。朵朵木的腿赶紧闭拢了。班主任从厕所洗完拖把回来,手还没擦就命令他写检查。朵朵木举嘴,说那孟革革打我怎么算?“好人干了件错事。”“那、那我还帮她扫过一回地呢?”“坏人干了必须干的事。”

朵朵木一时语塞,袖子一抹,鼻涕眼泪一大把。

班主任走到自己办公桌那儿让朵朵木“过来”。见他裹足不前,便又猛拍桌子道:“你打孟革革就是坏人干了件坏事,错上加错罪不可赦!你必须检查,深刻检查,还要当面向孟革革道歉!”

朵朵木撇着嘴,一步一步像要去刑场那样挪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往上面一扑,拿起圆珠笔就含进嘴里去了一大半。班主任给他拔出来他又塞进去,塞进去又拔出来,最后班主任眼睛一瞪,“嗯”了一声,朵朵木便万分艰难地在白纸头上写下了“检查”二字,下面却让口水浸湿了一大片。班主任两手平放在办公桌上,歪着脑袋始终盯着他。因看过她的“古老肉”,朵朵木并不怎么感到乏味,相反他很希望那情景能重新

再现一次。

“古老肉”，朵朵木默念着，差点把这三个字写进了检查里。偷窃金笔后自己吓自己的三板斧一过，什么事都没有他心里也就坦然下来，只是检查一时不知该如何深刻，憋住的哈欠又熬红了双眼，真给人痛苦万分的模样。

教师办公室是大开间，什么科目的老师都有，窜岗聊天跟菜市场一样热闹。接近下班时大家都把朵朵木当成一上午的兴奋点，争着过来摸他脑后上那块有别常人的鸡蛋大的反骨。还有人未卜先知地打赌说长这种骨头的人通常会有两个以上的旋顶。然后就探来无数只手翻找虱子般地求证，再然后又有顺口溜出来：一顶穷、二顶横、三顶打架不要命、四顶往河蹦，这小子不好惹，是个反潮流的命哩。朵朵木顶着被他们弄成了鸡窝状的头发，咧开嘴巴乐了。因为孟革革的爸爸就是反潮流当上大官的，早先只是个爱写诗的工人，诗名没上去，一造反就上去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在夸他。体育老师下课归来也挤过来看热闹，朵朵木扔掉颠来倒去的圆珠笔，冲他说老师，我能不能再学一次倒立？神情就像刚立完功似的。体育老师难得一见有这么主动好学的学生，立刻就把他往墙角里带。班主任见大伙都没了正经，也不好再师道尊严拿架子，惦着每天要绕道菜市场必须买菜的任务，便交待了一声以后别再干蠢事了，就煽呼着裙子匆匆而去。朵朵木失去了目标，对倒立就有些犹豫了，体育老师却热情有加地给他讲起了动作要领。当朵朵木乏味得想要逃跑时，体育老师已经张牙舞爪老鹰抓小鸡般地把倒提了起来。朵朵木骨瘦如柴的胳膊一点力气也没有，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脑瓜顶上，疼得嗷嗷直叫。体育老师手忙脚乱中被踢了一嘴巴，尿湿的裤子也蹭了他的鼻孔，随即就失去了耐性。他丢开朵朵木，支起两只弄脏